

时代之思 · 中国研究丛书

醒客的中国观

— 近百多年世界思想大师的中国观感概述

忻剑飞 著

学林出版社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

醒客的中国观

—近百年世界思想大师的中国观感概述

忻剑飞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醒客的中国观：近百多年世界思想大师的中国观感概述 / 忻剑飞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3.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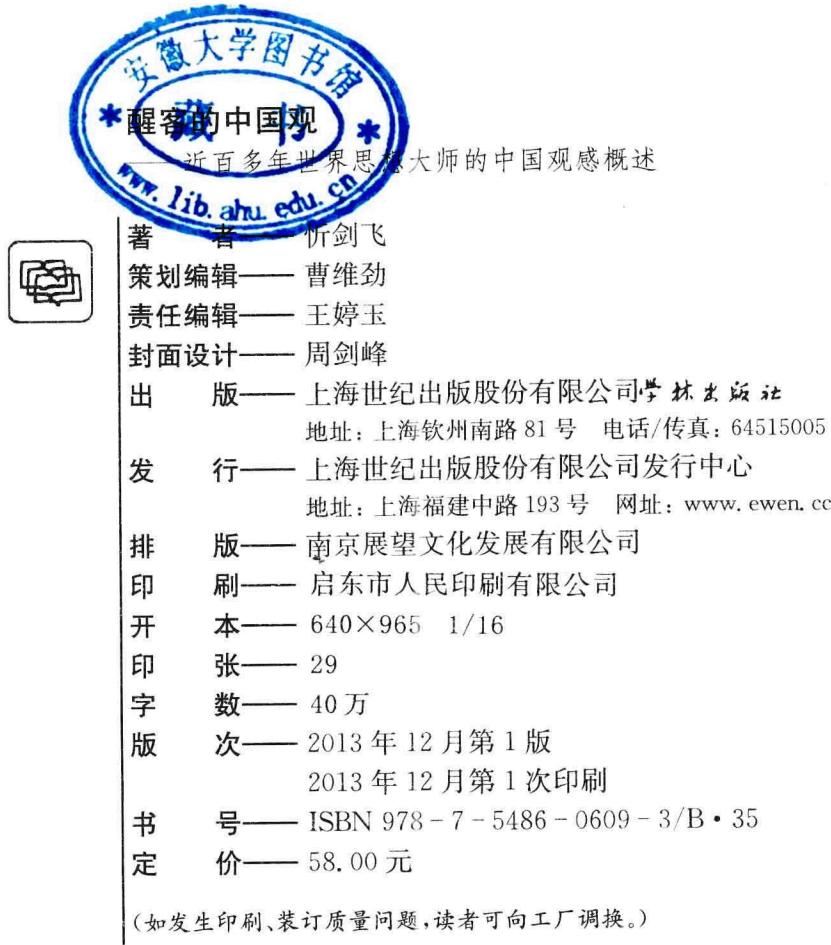
(时代之思. 中国研究)

ISBN 978 - 7 - 5486 - 0609 - 3

I. ①醒… II. ①忻… III. ①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7608 号



自序

这本该是一项接着 20 多年前的大课题继续做下去的工程,可惜,笔者力有不逮,只完成了一部分,确切地说,是三分之一。这个大课题叫做“世界的中国观”,20 多年前做的是自古代至 19 世纪的“近二千年 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①这次理应接着讲 20 世纪。很明显,同一课题在 20 世纪呈现的是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的情形,所以,原来的计划是,将 20 世纪“观中国者”及其“中国观”一分为三:其一,国外中国研究的专门家和学者,所谓“学家篇”;其二,机缘巧合地或者积极主动地走近和走进中国的人们,所谓“观者篇”;其三,就是醒客和“醒客篇”了。本著完成的就是“醒客篇”这一部分。

§ 关于“醒客”——狐狸与刺猬,以刺猬为主

为什么叫“醒客”? 在一次偶然的阅读中,看到有用“醒客”作为“the thinkers”的中译,始则一愣,再则是喜,深以为然。于是,“拿来”就用。以笔者之见,但凡能兼顾音和义的译词,当属佳选。倘若这样的译词还能传递更多的信息,既有核心意涵,又含发散信息,更且易记易上口,那就是上乘的了。用“醒客”译“thinker”,就是这样的佳译。

^① 即《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 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学林出版社,1991 年。

“醒客”之“醒”，自然是与“睡”和“醉”相对的。尽管说“世人皆睡”，说“众人皆醉”，有点极端，但不能不承认，总有一些活跃在不同领域的世间高人，在各种时空条件下，发出的“醒世”之论，有使人惊醒和清醒之功。这其实就是思想的力量。每个人都能思维，但未必都有思想，尤其是那种能够在人类思想史和其他各类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并留下深远的影响力的思想。“醒客”就是这些“思想”的原创者、代言人、符号、载体等等。

同时，“醒客”之“客”，也能让这些大师级人物走下神坛，与普通人对话。哲人有言：人是“思想的芦苇”。人是脆弱的，“醒客”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不过是“过客”，不同只在于：“客居何处”？“客经何处”？每个人都能思维，不同却在于：“所思者何”？“所想者何”？“醒客”的特别，主要与其思维方式和思想成果有关，但也离不开他(她)的出处和经历，有他(她)的欲求和弱点，所以，自然有其界限和局限。说到底，对于听者和读者来说，他(她)们也是人世间的过客和看客。人生如旅，相逢是喜，互为主客，客随主便，如此而已。

“狐狸知晓许多事情，而刺猬知晓一件大事情”，这一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隐喻，被以研究“自由”而名满天下的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拿来，以区分学者及其学问的路向和思想的性格。不必讳言，我们这里选择的和要说到的“醒客”，尽管大多既有狐狸的广博和专业，又有刺猬的深刻和尖锐，但是，还是比较多地被以“刺猬”的面目在这里呈现。

具体而言，本著中的“醒客”的定位和选择就是专指那些在 20 世纪的各大领域，具有世界级地位的理论家、学问家、专门家等，其共同的特征是“思想”。这些人是对时代和世纪、世界和人类的一系列基本和终极问题，作出了各自思考、解读和贡献的各路顶级大家。当然，这些“醒客”的再一个共同点是对中国的兴趣和缘分，他们以独特的观察、观感和观点，形成了 20 世纪世界的中国观之非常有趣味和意味的一大板块。

这些醒客，非常不同于那些以中国研究为专业和职业的中国(汉)“学家”，也完全不同于众多出于形形色色原因和理由的 20 世

纪中国的旁(围)“观者”。对此,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看得清晰,他分析道:“和专业的东方研究者相比,我们更是联系东方与西方的贤智之间的桥梁建造人。”^①这座桥梁,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是人际的,也是思想的。

世界级“醒客”固有的维度、高度、深度,是他(她)们的“中国观”的内涵和意义的保证。

§ 关于“中国观”——世界与中国,世界是背景

在前著《世界的中国观》中,著者将国外的中国观,看作是一种文化交流、文化互识和文化评价的现象,是一种基于人与人、文化对文化的好奇和兴趣,体察和认知,对话和解读,有一个类似“异性(异质)”的人与人之间相吸、相知、相识的“三步曲”的过程:第一步,从自己看他人;第二步,从他人看他人;第三步,从人类看他人。由此,国外的中国观,也有相应的“三步曲”:从外国看中国;从中国看中国;从世界看中国。具体而言,“至18世纪,基本上属于从外国看中国的阶段(当然也有狄德罗式的超越)。到了19世纪,由于国外中国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完成,……是从中国看中国的阶段”,而“20世纪,是从世界看中国的第三阶段,因为,20世纪是世界主义和全球意识最为鲜明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时代,此时,文化互识的解释性特征将依托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展现”。^②这个大背景的关键词,或曰核心概念,就是“世界”两字。(对于“世界”的理解和解读,是一个需要专门篇幅的见仁见智的基础性和背景式工作。见新版《世界的中国观》“附录”。)

回到20世纪的开端——1900年的中国,人们自然不能忘了义和团拳民和八国联军入京,也记得慈禧太后颁布完“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的诏书,很快仓皇西逃。就这一事件给世界留下的观感来说,身为中国人,会感谢法国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对“英吉利”和“法兰西”两个强盗摧毁和盗抢圆明园的谴责,也会认同意大利

① 转引自《论罗曼·罗兰》,罗大冈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414页。

② 参见《世界的中国观》,第141、142、313、318、393页。

哲人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对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和政客赞誉列强结伙征伐中国的反驳。^① 同时,作为一个世界人的中国人,更应该认真阅读一本题为《北京被围:中国对抗全世界》的书,这是被誉为“19世纪的利玛窦”的一代“中国通”——美国人丁韪良^②对这一令人百味杂陈的发生在上一次世纪之交时的重大事件的真实记录和意义探寻。在我们看来,20世纪一打开大门,中国自身和国外中国观就带着一个最为重要的标记:世界!

按照当代最重要的美国中国学家之一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判断:在“一九一二年之前所有的西方人”眼中,“中国就是皇朝的代名词,充满了壮丽、雄伟的历史,绵延达二千年”。所以,千年帝制的轰然倒塌,对于迷恋中国风味的人来说,“这是个失落的时代”。^③ 而对于另外一些人们,包括本著要说到的各位醒客,这恰恰会是一个更引人瞩目的时代的开始。因为,中国进入了世界,单单这一事实本身,就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叙事”和“中国故事”,无论古今,无论新旧,都将成为20世纪世界舞台的一大戏码。所以,史景迁又说:“20世纪初期,西方人再次燃起对中国的兴趣。……中国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人们的注意。”^④

就世界的中国观来说,重燃兴趣,并且转向和传导到(地理和视角上的)“全球”,是一个漫长和起伏的历经了一个世纪的过程。各种中国观察、观感和观点,走过的几个阶段(一战前后,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八九十年代),大体与20世纪世界历史走向一致,又都离不开20世纪各大思想潮流。潮流者,大而言之,无非是

① 维克多·雨果:《给巴特勒上尉复信》,见《十九世纪欧洲史》,【意】克罗齐著,田时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也是现代汉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曾第一次正式地、全面地将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

③ 《大汉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Jonathan D. Spence著,阮叔梅译,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6页。

④ 参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美】史景迁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第99页。

“全球化”“现代性”和“人”。而所有这些大潮流、大话题、大思考，都是充满了争议和流派的。反映到国外的中国观上，就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态度和视角，举其要者：

完全欧化(Europeanization)。现象学之父胡塞尔(Edmund Husserl)就坚持：这个星球的终极目标，就是将人类各异族的成分，完全欧洲化。他认为，无论中国还是印度的思想，都只能被西方思维涵括，反之，则不然。^① 显然，胡塞尔代表的是非常极端的一种东方观，尽管渐趋式微，却并不罕见，也未必会很快消亡。

东方主义(Orientalism)。更具主流地位的，大概就是后来被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称之为“西方(欧洲)式的‘东方主义’”。在承继了“欧洲的自恋传统”(a “narcissistic” tradition of European writing)前提下，将东西方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固化。这样，东方(当然包括中国)的形象基本是：非理性、落后、畸异、阴柔和卑劣的“他者”。^②

玻璃屏幕(Glass Curtain)。这是著名的印度历史学家依耶尔(Raghavan Iyer)写欧亚关系的一本书名(1965)。较之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的“铁幕”(iron curtain)，玻璃屏幕貌似透明和脆弱很多。但是，却进入了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理活动，未必比“铁幕”更容易突破，即便通过大量的交往，面对的是共同的价值，东西双方文化心理上的玻璃屏幕都会存在。完全去除，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③

东方印记——文艺复兴或思想启蒙。这也是两本专著的书名，一本出自法国人 R. 施瓦布(Raymond Schwab)(英文本 *The Oriental Renaissance*, 1984)，另一本出自英国人 J. 克拉克(J. J. Clarke)(*The*

^① 转引自 *Oriental Enlightenment—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 , by J. J. Clark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113。J. J. Clarke 系著名的现代思想史专家，任教于加拿大、英国、新加坡等国的多所大学，在东西方思想交流，尤其是东方思想(如：道教)对当代西方思想大家(如：荣格)的影响研究方面，很有建树。

^② 参见 *Eastern Influences on Western Philosophy—A Reader* , Edited by Alexander Lyon Macfi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P5。

^③ 同上, PP4 - 5。

Oriental Enlightenment, 1997)。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两位是充分肯定东方思想对于西方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据说,在圈内,前者具有“最有影响力”(the most influential)的地位,而后者,则将东方对于西方的影响扩展到了各大领域(所谓“the most wide-ranging”)。^①

多重视角。时至今日,认同 R. 施瓦布和 J. 克拉克的人越来越多,也出现了很多介绍和解读中国经典、文本和现实的研究成果。对此,J. 克拉克从哲学方法论上,进行过归纳。他认为,就 20 世纪而言,东西方哲学接触和交接的逻辑发展有三个阶段:普世主义的(the universalist)、比较研究的(the comparative)和当代解释学的(the hermeneutical)。^②

与此同时,在专业研究之外,又有一批关注当代、世界和人类大问题的“好中国者”(Sinophile),尤其是世界级大家也介入和丰富了中国观视角。回看这一百多年,大凡世界级别和范围的思潮、思想和思考,每一次大的潮起潮落,每一个大的转折转向,“醒客”们的观中国和中国观,都颇有推波助澜的功效。如此,世界和当代世界观也带着一个不可或缺的标记:中国!

§ 关于“醒客的中国观”

19 与 20 世纪之交,法国雕塑大师罗丹 (Rene Francois Auguste Rodin),完成了不朽的艺术巨作——《思想者》(The Thinker,法文 *Le Penseur*)。人们可以从中读出的特殊寓意是:人类和世界将迎来一个“醒客”辈出的时代。“思想者”(thinker),应该成为任何一位伟大的诗人、雕塑家、哲人,以及其他各路世界级大师的第一身份。20 世纪的人类和世界历史,“醒客”频出,证明了

① 参见 *Eastern Influences on Western Philosophy—A Reader*, Edited by Alexander Lyon Macfi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 – 3。

② 这一段所提及的,包括上引的两位作者和著作,以及其他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如: Joel J. Kupperman 的 *Learning from Asian Philosophy*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又如: Graham Parks 的一些基于比较哲学研究的专著和编著(关于尼采,关于海德格尔,等等),在中国(包括港台),也很有一些相关课题的富有成果的研究者和著述。这些著作,都试图用东方智慧和思维,处理那些深刻的、颇有当代意味的人类生存话题,并与一些西方顶级思想者对接。

罗丹的预言式名作。正是这些世界级的“醒客”，统领和勾画了晚近一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也成就了“醒客看中国”的种种思考和文字，亦即这些大师们关于中国的各自诠释：或附会穿凿，或游戏误读；或高头讲章，或大义微言；或探骊得珠，或郢书燕说；……

醒客们的观中国和中国观，成为他们站在世界范围和人类高度，审视人类精神活动之源头和建构人类思维之范式的核心价值之一；成为他们彻底反省理性主义和科学逻辑的局限，追溯形而上之“上”、存在者之“在”的内在依据之一；成为他们探秘人类心灵和心理，进入人的非理性和集体无意识，并有所斩获的灵感；成为他们解读现实世界和人际关系的本质，并将“相遇”和“对话”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基点。

醒客们的观中国和中国观，是他们从人类文化的源头和世界历史的一端，发掘中国之根及其蕴含的中国的禀赋；是他们用自己的博学和深刻，用理解和比较，诠释中国之教及其背后的中国式理性；是他们将中国的文化形态纳入其思想之旅，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中国之史及其透露的中国式秩序；是他们用哲人的睿智，介入20世纪的现实，融历史于当下，融中国于世界，读懂中国之人及其透露的中国的秉性。

醒客们的观中国和中国观，还指向了诸般“世纪问”，涉及近百年来时代性和全球性问题，譬如：文明问题之东与西；世界体系之左与右；现代性问题之前与后；生存环境问题之进与退。尽管多是郢书燕说，却也绝不肤浅和牵强。

醒客们的观中国和中国观，理所当然地回应着“中国题”，包括对中国政经和社会，中国教育和文化，中国城市和地域，中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等颇有当下感和在场感的话题、课题、问题的各自解读和品评。这些，既是“心有灵犀”的结果，又有“他山之攻”的效用。

醒客们的观中国和中国观，更多的是在近百年来的人类文化艺术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传播和弘扬“中国风”，追寻和跟随“中国流”，让中国文化的元素和精髓，内容和形式，智慧和哲理，介

入当下和现实,进入现代和后现代,融入世纪和世界……颇有“探骊得珠”之功。

必须指出,这些大师们站在人类文明的立场和高度,将各自释读后的中国思想和文化,与他们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对于文化的思考,捏合在一起。这种思考和捏合,难免有时代和个人的印痕,却是超越时空和国族的;肯定有偏颇,却常常是一种深刻的片面;经常是误读,却一定不乏“想象的精彩”(乐黛云语)。更有趣的是,这些大师,有的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知之甚多,情有独钟;有的却只是浅尝辄止,甚至几无知晓。

怎么解释这种“片面”与“深刻”、“想象”与“精彩”的同在?或许,这是对于“东海西海,心同理同”(陆九渊语)之信念的一种证明;或许,这体现了异质异类文化之间在思想和精神层面的一种交流特点和方式(叔本华说过:“形而上学是超越时空的一切时代和民族的天才的崇高对话。”);或许,这是文化传播、交流和互识的规律和功用之一(史景迁说:“对另一种文化最敏感的洞察恰恰是出于无知和想象。”)……

总之,我们大可不必将这些“醒客看中国”的言辞和解读,拘谨地看作一种关于中国的学问和研究。借用20世纪大哲维特根斯坦的概念,我们关注的不是“知识”,而是“常识”,是基于“世界图景”的常识。再借用一句当代中国年愈百岁的思想者——周有光先生的话,叫做:从世界看中国,而非从中国看世界。^①

下面,对本著的结构和写作,作一些交代。

全书正文共六章,按“同、异、问、题、风、流”的次序和侧重,对醒客们的“观中国和中国观”进行了概述,将会涉及数十位各自领域的顶级大家,或专述,或简论,或概略,或提及,希望藉此,使读者大体领略20世纪那批与中国有关联的世界级醒客的风采和思想。

从各章的题面,已能窥知这些侧面的意涵和意义。第一章“人

^① 中国汉语拼音之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以105岁高龄,接受《南风窗》采访。见“凤凰财经网”2010年8月3日(<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zjgc/20100803/2474903.shtml>)。

心同”,重的是哲学层面的思想、存在、心理和关系等这些属于“人”和“人类”的终极问题;第二章“文化异”,说的是因为自然禀赋、历史演化和文化特质而凸显的中国特色及其所蕴含的比较意义;第三章“世纪问”,探讨的是20世纪最具广度和深度的几大问题,如:文明论、全球化、现代性和生存环境等;第四章“中国题”,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最能反映中国历史、政经和社会的现代进程的两大课题:育人和择路;第五章“中华风”,引入文学艺术领域的世界级大家,在各自的领域,用文字和创作,深究真、善、美;第六章“中国流”,介绍和预期那些曾经、正在、仍将被世界和潮流追随、追逐和追寻的种种“中国式”流风、流行、流派。此外,还有一个“尾声”,希望从“世界和中国”的中国一面,用“中华性”(Chineseness)串起一条20世纪醒客中国观的主线,甚而,预期这条主线在21世纪的进一步延伸。

考虑到坊间已经有不少专述或绍介其中一些醒客的作品,本著掠过了一些事实性介绍,略过了一些常见的议论,只是一个概述。当然,全著的框架、选材、视角和议论,都是“六经注我”式的,一如20多年前的前著。与20多年前最大的不同,还是笔者自身,远离或游离于圈外已有多年,散淡却又散漫,随性却也随意,非学术化生活已成惯性,更习惯的是自我边缘化和旁观者姿态和心态,这些一定会影响到本著的写作、风格和品质。譬如:能做的只是类似读书札记式的“概述”。^①

最后,依套路(当然,也是“必须”),应该将为本著的写作和出版提供过帮助的朋友,一一列出:本书写作的数年里,做了不少穿针引线工作的上海社科院的方松华;为本书写作出版计划的立项提供支持的复旦的俞吾金和华东理工的曹锦清;在计划前期和整个写作过程中,经常提供资料和意见的美国新泽西城市大学(New Jersey City University)的方筱丽;当然,还有学林出版社的曹维劲

^① 除了著者本人的主观短板因素,这种“概述”,不仅仅意味着篇幅上的简短(很多醒客,其与中国的关联,本可以单独成书的),还有着著者的选择和裁剪,以适合本著的结构和旨趣。至于,详尽的材料蒐集、考证和专业的学术探讨,已经有不少中外的里手和高手做过、在做、继续做。著者多有领略、受教和得益。

和乐惟清,正是他们的提议、鼓励和推动,才使笔者有了重拾 20 多年前的课题的念头和动力。上述各位,尽管都是熟识经年朋友了,但却不能不言谢!

借此机会,还想对在我的留美读博生涯中提供了极大帮助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惠庭教授(Allen S. Whiting)道一声感谢! 那是一种亦师亦友,还有某种父辈般温暖的支持和教诲。至于,Whiting 教授本人在当代美国和国际中国研究中的尊崇地位,无需在这里赘述。

忻剑飞

2013 年 9 月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章 人心同

| | |
|---|----|
| ——醒客中国观之普适逻辑..... | 1 |
| 一、思维之范（追寻“多个的整体”——中国古哲在卡尔·雅斯贝斯的“世界哲学”中的位置）..... | 2 |
| 二、存在之魅（探讨“在世界之中存在”——中国道禅与马丁·海德格尔的“诗性”哲思的共鸣）..... | 10 |
| 三、心智之秘（描画“有意义的圆”——东方神秘主义和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人类心理和心灵之旅）..... | 18 |
| 四、精神之教（“决定心灵的求索”——东方“至人”“教言”和马丁·布伯的“关系”世界、“相遇”人生、“对话”哲学）..... | 29 |

第二章 文化异

| | |
|---------------------------------------|----|
| ——醒客中国观之求异旨趣..... | 45 |
| 一、根和中国之禀赋（追溯文化异同之源的人类学、历史学大师们）..... | 47 |
| 二、教和中国式理性（自陈坚守“价值中立”的马克斯·韦伯）..... | 69 |
| 三、史和中国式秩序（长于文化“观相术”的奥斯卡瓦尔德·施宾格勒）..... | 82 |
| 四、人和中国之秉性（有“20世纪的伏尔泰”之美誉的伯特兰·罗素）..... | 96 |

第三章 世纪问

| | |
|-------------------|-----|
| ——醒客中国观之当代关切..... | 116 |
|-------------------|-----|

| | |
|--|-----|
| 一、文明之间：“西”与“东”（寻求“全体”和寄望未来——中国文明的 汤因比之说）..... | 118 |
| 二、全球化之间：“北”与“南”（现代世界体系——中国地位的沃勒斯坦 之说）..... | 132 |
| 三、现代性之间：“前”与“后”（“主体性”和“他者”——中国“现代性” 的福柯、德里达之说）..... | 145 |
| 四、生存环境之间：社会人文与自然生态（尤尔根·哈贝马斯、 安东尼·吉登斯和莱斯特·布朗）..... | 163 |

第四章 中国题

| | |
|--|-----|
| ——醒客中国观之反鉴意义..... | 187 |
| 一、千年中国之题：前现代中国——状态及影响？（醒客与千年 中国的现代讨论；前现代中国状态的弗兰克之说）..... | 189 |
| 二、百年中国之题（1）：育人（醒客与百年中国的现代讨论；杜威说 “人”和“育人”）..... | 200 |
| 三、百年中国之题（2）：择路（醒客与百年中国的现代讨论；萨特和 波伏娃说中国之“路”和“择路”）..... | 221 |
| 四、“78后中国”之题：富和强（醒客与“78后中国”的现代讨论：经 济、社会、政治；当代中国与世界文明的亨廷顿之说）..... | 247 |

第五章 中华风

| | |
|--|-----|
| ——醒客中国观之艺文叙事..... | 278 |
| 一、真际——中国故事和人间叙事（中国风之小说1：西方、南美及 黑塞、博尔赫斯、卡尔维诺）..... | 280 |
| 二、真际——中国故事和世间人事（中国风之小说2：东欧及卡夫 卡、卡内蒂）..... | 307 |
| 三、美域——中国诗风与现代诗（思）潮（中国风之诗歌：美国及 埃兹拉·庞德）..... | 330 |
| 四、德界——戏场中国和常识伦理（中国风之戏剧：德国及布萊 希特）..... | 349 |

第六章 中国流

| | |
|---|-----|
| ——醒客中国观之现世求索 | 370 |
| 一、红流：毛的革命和毛式辩证法（法国及马尔罗、阿尔都塞） | 371 |
| 二、智慧流之一：中国式生活智慧（易儒释道等经典的流播简况； 中国搏击博弈之道简话） | 392 |
| 三、智慧流之二：中国式生存智慧（现代音乐美术的门外之窥；当代 醒客人生的东方气味） | 406 |
| 四、智慧流之三：“生活世界”、当代“人”与中国智慧（心理学的 哲学化和教化的哲学——马斯洛、伽达默尔、罗蒂、怀特海） | 417 |
| 尾声 ——“中华性”(Chineseness)之我观 | 439 |

第一章

人心同

——醒客中国观之普适逻辑

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陆九渊

写下本章的标题和副题，意味着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取向和致思路径。是不是有点老旧？有点过时？更糟糕的是：是否有点“西方中心”的嫌疑？

反“普遍性”曾经是 20 世纪，尤其是该世纪后期的一大特点。人们厌倦了“宇宙真理”“宏大叙事”，反感“本质主义”“基本主义”，讨厌“话语权力”的滥用，质疑“知识的普适性”“价值的普世性”，等等。尤其，在国际社会的舞台上，人们抗争和矫正“西方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霸权。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反映了近百年来，人类思想和认知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倾向，譬如：对过度追求“客观性”和理性化的纠正；对感性，非理性，日常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深究；对个性，对多样性，对“他者”或“非我”（尤以“东方”为主）的重视，等等。

但是，这些特点和趋势，并不会在“普遍性”和“共通性”的釜底抽薪，因为，点燃人类寻求“普遍”之欲望的是“人”，是“世界”的本体和本位事实，是“全球化”，是“世界主义”的现代和当